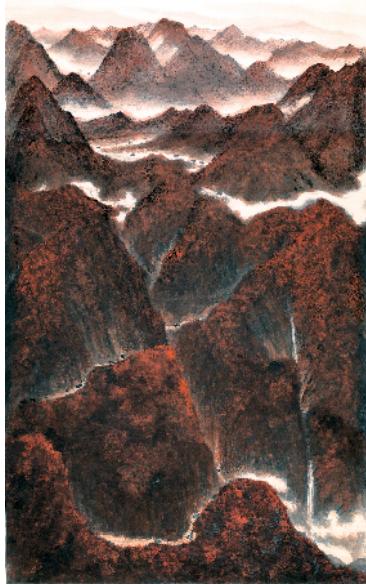


艺术有伟大的功能，它和时代相连，它和生活相连，它也和个人的细致感受和实践追求细细相连。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广东省文联委员 何俊华： 让艺术与群众生活紧密相连



■何俊华《新征途》230×145cm,2020年

2020年，中国与全球一样，面对新冠病毒的感染疫情，遭遇了一次严峻的挑战，坚强的中国人民及时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了保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深知艺术与时代同行的重要性，所以今年要画一批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包括抗疫的作品，思想上更要深刻地领会国家提出的中国文化艺术建设的目标任务，我们要瞄准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努力推动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达到新高度，不断提高国家传统文化艺术的软实力，不忘初心。我们要牢记“要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面繁荣文学艺术，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艺术生活。”

面对牛年的到来，我觉得，要衡量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艺术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艺术作品，让艺术到人民中去，让艺术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让我们的艺术之花灿烂绽放，这是我2021年的艺术寄望和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朱万章：绘事是学术研究的延伸

在“牛”的传说中，有一个关于老子骑牛过函谷关的典故。据说老子骑牛过关时，有一缕缕紫气从东边缓缓飘来。后人便以“紫气东来”作为祥瑞和福祉的象征。今年恰好是牛年，基于此，我以一幅《紫气东来》的葫芦画以寄寓祝福之意。

一直以来，我以书画鉴藏与美术史研究为主业，出版有《明清书画谈丛》《尺素清芬：百年画苑书札丛考》《过眼与印记：宋元以来书画鉴藏考》《画里相逢：百年艺事新见录》《画外乾坤：明清以来书画鉴藏琐记》等论著数种。同时，为了深入探究前贤笔墨的优劣，我又拿起画笔，对名家书

画进行移植模写。近十几年来，我开始专攻葫芦。我的葫芦画，有取法徐渭、陈道复，更从吴昌硕、齐白石、陈大羽、饶宗颐等人笔墨中吸取精华，先后出版有《一葫一世界：朱万章画集》《学·艺：朱万章和他的艺术世界》和《学之余：朱万章绘画近作集》等。

对于绘画，我一直是以玩票的心态为之。严格讲来，绘事只是我学术研究的延伸，是以画笔来解读古人文画。正因如此，我往往不拘成法，随心所欲，因而不假修饰，使其真正成为修身养性、辅助学术的余兴。在牛年，惟愿葫芦给读者诸君带来“福禄”，紫气东来。



■朱万章《紫气东来》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温朝晖：游于艺



■温朝晖《梅州抽水蓄能电站》97x180cm 2021 自题诗：鸡鸣三市处，高山出平湖。千米蓄巨能，龙狮上下库。若非黄猿叫，险些作帝都。如今大造化，不亦长乐乎？

好不容易送走了庚子疫鼠，迎来了辛丑祥牛，天干地支，土金相生，兆意吉祥！

回看整个世界和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改变的不仅是世界格局，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生命的价值，应该放弃些什

么？应该追求些什么？怎样才能排除内心的彷徨、紧张、焦虑，复归于淡定、宁静、安详？我们要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改变些什么？……

35年前的一个选择，一直坚持到现在，在笔墨纸砚不离身，搜尽奇峰打草稿，只是为了遵从内心、追逐梦想，无欲成名成家。去年的这个时候，放下了半生职场牵挂，重新筹划人生下半场，身居闹市之

中，神游山水之间，换一种角色，换一种方式，在艺术的海洋尽情地遨游，在梦想的天空自由地飞翔，看得更加明白，活得更加清醒。不记得是谁说的了：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艺术家，只要你有执着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

新的一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面对未来与许多的不确定，唯有变化才能适应变化，唯有不断创新才能持续发展。我会坚持我所坚持的，既要继承传统也要博采众长、融汇中西，诗书画兼修，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坚持画有故事、有灵魂的作品。我相信，这一路走一定不会孤独、不会抑郁，因为无论科学技术、人工智能如何发达，永远也取代不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艺术，人们会越来越需要艺术，越来越欣赏艺术，从中找到他理想的王国和心灵的归宿。我相信，越来越多反馈到我这里来说挂了我的书画后好像诸事顺利的话是真的，而不只是为了鼓励我更加努力。值此机会，借新快报《收藏周刊》的一方宝地，非常感谢培育和陪伴我成长的所有人。

广州画院先生画馆副馆长

卢诗韵： 在如花岁月感受母爱力量



■卢诗韵《萌》

我为何会一如既往热衷水墨，核心原因是源于内心那颗童真、温柔如水的真心吧。以前一直都在大山大水里面游戏，那时候就已经喜欢水墨淋漓的感觉，这是与我嬉戏最相符的一种形式。这场水墨游戏，我一直在追逐着，名家名作日益启发着我，对于花卉水墨的个人追求形成，渐渐远离大山大水。在花卉形象中，我觉得慢慢能找到了自己，阳光的、洒脱的自己。

我很喜欢强调性别的重要性，反映在绘画上，画面的变化很能显现当下的自我、当下的初心。处于朦胧状态下，从一位少女到母亲这身份的置换，是许多女性都未必能一下接受到的。慢慢这种变化也出现在我的作品里面，从如花的岁月里，有了对于生命来源的崇拜，对于母爱的深一层理解。

我还记得当时说要画创作，一直在思索，突然有一天我刚起床就想要画一张送给我母亲。后来我就很投入地画了青花这张大花卉作品，作为献给母亲的礼物，其实到今日，她还不知道我这画原来是献给她的。也许就因为这柔情似水的感觉，融化了很多人的内心吧。这也许就是变化，也许这种突变会慢慢呈现出美好的模样。后来我与母亲这一身份的日益认可和深厚后，我就想用纯粹的水墨，去画出一些萌萌的小可爱的感觉。这段时间画的这些小动物也的确触动了一些人，也许这样就足够了。从作品中能看到真心，作品能传达爱，能传达对人间的真情诗意，这对于我来说，就很完美。

在画院如此神圣的地方，这些时间，除了工作之余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折腾自己，折腾我对线的认识和了解，这些时间也常常沉醉在书法的线条里不能自拔。在工作上在日常上，有很多的机缘巧合让我与很多的老艺术家交流，特别是对于“先生画馆”的工作，让我对过往的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广州艺术历史有了另一层面的认识。这让我倍感荣幸。